

群经平议

羣經平議卷三十

函書弟

德清俞樾

論語一

有朋自遠方來

學而

何晏集解引包曰司門曰朋

樾謹按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輓歌友朋自遠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卽有竝義淮南汜論篇曰乃爲竈木方版高誘注曰方竝

也尚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興是
方竝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竝來曰友
曰朋明非一人故曰竝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
文卽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
言方來者如周易不甯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
同此其說各具本經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樾謹按爲字乃語詞阮氏校勘記曰足利本無爲字
蓋語詞無實義故省之也其爲仁之本與猶云其仁
之本與子路篇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所謂仁

正與彼同此章之旨卽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者其爲人也孝弟則自不至於犯上而
作亂故以爲仁之本禮記經解篇曰上下相親謂之
仁卽此仁字之義也緇衣篇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
遂焉所謂仁者無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已有子
之言本自平實後人恥事功而虛談心性於是其說
始多矣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樾謹案主與友對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
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

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此文主字義與彼同言所
主者必忠信之人所友者無不若己之人孔子主顏
讎由主司城貞子卽是主忠信之謂

禮之用和爲貴

越謹案古以用二字通周易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
原傳引作可以汲尚書呂刑篇報虐以威論衡譴告
篇引作報虐用威詩板篇曰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
引作勿用爲笑竝其證也禮之用和爲貴與禮記儒
行篇曰禮之以和爲貴文義正同此用字止作以字
解當以六字爲句近解多以體用爲言失之矣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邢昺正義曰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樾謹按此斯字專指禮而言蓋謂先王之道禮爲最美小大由之而有所不行者不和故也但言有所不行而不言其不行之故則因禮之用和爲貴已見上文且下文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亦之一字彼此貫通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古人之辭往往如此也正義誤解斯爲美句而此章文義扞格不

通矣

亦不可行也

樾謹按隸釋載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當從之
上云有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之義彼此貫
通亦者亦上文而言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
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自用以
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爲政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樾謹按此當於心字絕句禮記樂記篇率神而從天

鄭注曰從順也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耳順從心
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從與順同義耳順卽
耳從也從心卽順心也所欲不踰矩乃自說從心之
義惟其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心也柳宗元集與楊誨
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正於心字絕句較馬讀爲
長從作縱則失之皇侃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
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是六朝人讀從字爲放縱之
縱故唐宋人引此文多作縱心實非經旨說詳翟氏
灝論語考異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正義曰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
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女爲知之乎此皆語辭

懃謹按此知字與下五知字不同下五知字皆如字
此知字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
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與志義通
誨女知之乎卽誨女志之乎言我今誨女女其謹志
之也荀子子道篇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
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
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
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韓詩

外傳亦載其事云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竝與此章文義相同而皆以志之發端然則此文知之卽志之無疑矣

子張學干祿

正義曰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

樾謹按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見詩旱麓篇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時孳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

喪與其易也甯戚

八俗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樾謹按包氏說戚字未得其義蓋禮則奢儉俱失失於奢不如失於儉故有甯儉之言若居喪哀戚固其所也乃云與其易也甯戚恐不然矣戚當讀爲蹙禮記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蹙之義也說文新附足部有蹙字曰迫也古無蹙字故段戚爲之言居喪者或失於和易或失於迫蹙然與其和易無甯迫蹙爲得禮之本意耳南史顧憲之傳喪易甯

蹙是知戚字固有作蹙者其義視包注爲長

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樾謹按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注卽引論語文爲證據玉人云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績言凡不畫績者不雕鏤者皆素功也畫績之事居素功之後猶禮記所謂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也說詳周禮此云績事後素義與彼同上云素以爲絢明

是先有素而後可以爲絢故孔子以繪事後素曉之而子貢因有禮後之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

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樾謹按媚奧媚竈皆媚人非媚神也古以奧爲尊者所居故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是也竈則執爨者居之所謂廝養卒也當時之人以爲居奧者雖尊不如竈下執爨之人實主飲食之事故媚奧不如媚竈國語周語載人之言曰佐饗者嘗焉卽此意也王孫

賈引之益以奧喻君以竈自喻孔注未得其旨

是禮也

越謹按古字也邪通用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邪無別者是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也登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竝當讀作邪又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此兩也字尋繹文義亦邪字也魯僭王禮大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循舊典者子入大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諭其旨反有孰爲知禮之譏故子曰是禮也猶云是禮邪乃反詰之辭正見其非禮

矣

管氏有三歸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正義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越謹按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儉之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于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

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闔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卽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

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賞之以三歸猶云賞之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取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